

# 曼斯菲尔德庄园

Mansfield Park

[英] 简·奥斯汀◎著 丁凯特◎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曼斯菲尔徳庄园

Mansfield Park

[英] 简·奥斯汀◎著

丁凯特◎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第一章



大约三十年前，亨廷登的玛丽亚·沃德小姐走了好运，仅靠着七千英镑的嫁妆就赢得了北安普敦郡曼斯菲尔德庄园托马斯·贝特伦爵士的倾心，一跃成为准男爵夫人，既有漂亮的宅邸，又有大笔的收入，说不尽的荣华富贵。亨廷登的人无不惊叹这门亲事的好，连她那位当律师的舅舅都说，她名下至少得再多三千英镑，才配得上对方的门第。

她的富贵让两个姐妹也跟着沾光，在亲友当中，凡是觉得沃德小姐和弗朗西丝小姐长得像玛丽亚一样漂亮的，都果断地预言她们也会嫁给同样高贵的人家。然而，世上的有钱男人肯定没有漂亮的女人来得多。沃德小姐蹉跎了五六年，最后只好委身于妹夫的一位朋友——几乎没什么财产的诺里斯牧师。弗朗西丝小姐的情况更是糟糕。事实上，沃德小姐的婚姻还算不上寒酸，托马斯爵士欣然接受这位朋友作为曼斯菲尔德的牧师，并给他一份报酬。因此，诺里斯夫妇每年差不多有一千英镑的收入，小两口过得十分甜蜜。

但弗朗西丝小姐的婚事却没那么称心。她竟看上一个没修养、没家产，也没地位的海军陆战队中尉，让她的家人心寒不已。无论她嫁给谁，都比嫁给这个人好。托马斯爵士出于个人尊严以及一片好意，加上希望自己的亲戚过得体面一些，很乐意动用自己的人脉为妻子的妹妹尽一份力。然而，在他

妹夫的行业之中，他却没有任何旧识。

他还来不及想出其他方法帮助他们，这对姐妹已彻底决裂——这是轻率的婚事几乎都会带来的必然结果。为了避免遭到无谓的劝阻，普赖斯太太婚前从未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此事。贝特伦夫人是个冷静的女人，个性随和、懒散，索性不再去理会妹妹的这件事，但诺里斯太太却是个好事之人，由于心有不甘，便写了一封气势汹汹的长信给妹妹，骂她行为愚蠢，并威吓她这样的行为可能导致各种恶果。普赖斯太太被惹毛了，也在回信中把两个姐姐都痛骂了一顿，并出言不逊，指责了托马斯爵士贪慕虚荣。诺里斯太太当然没有对此忍气吞声，于是这两家与普赖斯太太一家断绝了多年的来往。

他们的住所相距遥远，社交圈又大不相同，因此在之后的十一年中，彼此音讯全无。托马斯爵士有时会感到惊讶，为什么诺里斯太太能够不时气冲冲地告诉他们普赖斯家又诞生一个孩子的消息。

然而，在过完十一年后，普赖斯太太再也不能死要面子，白白放弃一群可能对她有好处的亲戚。家中孩子众多，而且还陆续出世；丈夫得了残疾，不能再上战场，但依旧挥霍无度。一家人的生计仅靠着一点儿微薄的收入，因此她急切地想与过去反目的亲戚们重修旧好。

她写了一封信给贝特伦夫人，言辞凄凉，充满悔恨之意。信中提到她儿女成群，却缺衣少食，只能求助于各位亲戚。她即将产下第九胎，在诉说完一番困境后，又恳求他们担任这个孩子的教父母，并协助抚养他。接着，她又不加掩饰地将另外八个孩子也推给了他们。长子是个十岁的男孩，既漂亮又活泼，一心想去国外，但她当然一筹莫展。她问托马斯爵士，他在西印度群岛的产业将来有没有可能需要这个孩子呢？无论哪方面都行，他觉得伍尔维奇陆军军官学校怎么样呢？还有，怎样把一个孩子送到东方去呢？

信没有白写。大家既往不咎，又开始关心起她来。托马斯爵士表达了关

切之意，并替她想办法。贝特伦夫人寄了钱和婴儿服给她，诺里斯夫人则负责写信。

除了以上的好处，不到一年后，这封信又为普赖斯太太带来一桩更大的好处。诺里斯太太常说，她放心不下可怜的妹妹和她的孩子们，虽然众人已为他们付出了不少，但她仍然想再多帮一些忙。最后，她决定为普赖斯太太抚养一个孩子。

“她的大女儿九岁了，她那可怜的妈妈不可能让她得到应有的照顾，我们来照顾她怎么样？这当然会为我们带来一些麻烦跟开销，但为了行善，这也算不了什么。”

贝特伦夫人立刻表示赞同。“这样再好不过了，”她说，“我们把那个孩子叫来吧。”

托马斯爵士却没有这么爽快。他犹豫不决，想着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女孩背井离乡而来，要是他们不能让她一辈子丰衣足食的话，那就不是行善，而是造孽了。他又想到自己的四个孩子，尤其是两个儿子，又想到了表兄妹之间的相处等。正当他谨慎地说出意见时，诺里斯太太却打断了他，对他的一切疑虑置之不理。

“亲爱的托马斯爵士，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也赞赏你的想法，这真是慷慨又周到，正符合你一贯的作风！大致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要领养一个孩子，就必须尽量照顾好她。是的，在这件事情上，我绝不会吝于付出自己的微薄之力。我自己没有孩子，要是能够帮上忙的地方，我不帮助妹妹的孩子，又能帮助谁呢？虽然诺里斯先生非常——你知道的，我不会形容。我们别因为一些小小的顾虑，就收回了我们的仁慈。让一个女孩受教育，并把她带入社交界，一定能让她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到时就不用再抚养她了。我知道，托马斯爵士，我们的外甥女——也是你的外甥女，在这个

环境里成长一定会有不少好处。我不是指她能变得像两位表姐一样漂亮，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将她带进这一带的社交界，她绝对能找到一个好人家。你为两个儿子担心，但她跟他们会像兄妹一样长大，你担心的那种事也绝不会发生。从道德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其实，这反而是防止他们结亲的好方法，要是她是个漂亮的女孩，七年之后被汤姆或埃德蒙看见了，那或许才更糟糕呢！一想到她住在远方，过着贫困和缺乏疼爱的生活，那两个天性敦厚的好孩子可能就会爱上她。但是，假如让他们从现在就一起生活，哪怕她美若天仙，他们也只不过会把她当成妹妹罢了。”

“你说得很有道理，”托马斯爵士回答，“我并非刻意阻挠一件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计划。我只是想说，不能轻率从事，而要找出真正对普赖斯太太好，又能让我们心安理得的方法。万一到时你的盘算落空了，没有一个好人家看上她的话，我们就有责任让她过着一个有身份女人的生活。”

“我完全了解！”诺里斯太太叫道，“你真是慷慨又体贴。我想我们在这点上绝不会有异议。你很清楚，只要能帮助我爱的人，只要是我办得到的，我就愿意尽力而为。虽然我对这个孩子的感情比不上对你的孩子感情的百分之一，也不像对你的孩子一样把她视为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对这个女孩置之不理，我一定会恨死我自己！难道她不是我妹妹生的吗？如果我能给她一点儿面包，又怎能忍心看她挨饿呢？亲爱的托马斯爵士，虽然我有各种缺点，但至少还有一副好心肠；虽然我穷，但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不做一个吝啬的人。所以，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明天就写信给我那可怜的妹妹，向她提出这个建议。等事情一谈妥，我就把那个孩子接来曼斯菲尔德，用不着你操心了！你知道我一向很热心。我会派南尼专程去一趟伦敦，她可以暂住在她堂哥的马具店里，叫那个孩子去找她。那个孩子从朴次茅斯

到伦敦并不难，只要把她送上驿马车，托人照顾一下就行了。总会有个商人的太太还是其他人会来伦敦。”

托马斯爵士没有反对，只觉得南尼的堂哥不太可靠。于是，他们决定换一个更周到，却不怎么省钱的方式。一切就这样安排好了，大家都为这件善行沾沾自喜。事实上，每个人都打着各自的主意：托马斯爵士决定当这个孩子真正而永久的抚养人；诺里斯太太却丝毫不想为她花一毛钱，只想跑跑腿、耍耍嘴皮和出些主意罢了。她不只爱使唤别人，还爱钱——她懂得如何花朋友的钱，也懂得如何省自己的钱。她原本想嫁给一个有钱人，最后却嫁给一个收入不多的丈夫，因此，她一直以来厉行节约。由于没有儿女要抚养，她的那笔积蓄年年有增无减，她也从中得到几分快慰。出于贪心的本性，加上对妹妹并非真正的怜悯，她顶多为这么一笔所费不赀的计划出些主意，绝不愿意付出更多。尽管如此，在商量完后回家的路上，她或许仍得意地想着自己是世上最仁慈的姐姐、最宽厚的姨妈。

当再次提起这件事时，她又更加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姐姐，孩子要先住哪里呢？你们家还是我们家？”贝特伦夫人心平气和地问道。诺里斯太太回答，她丝毫没有能力一起照顾那个孩子。托马斯爵士对此颇为惊讶，他一直以为牧师家希望有个孩子做伴，却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诺里斯太太歉疚地说，这个小女孩绝不可能住在她们家，因为诺里斯先生身体不好，无法忍受孩子的吵闹——除非他的痛风病能够痊愈，她才会高高兴兴地把孩子接回家抚养，但是目前，可怜的诺里斯先生随时都需要照料，这件事只会让他心烦意乱。

“那就让她来我们家吧。”贝特伦夫人坦然地说道。

“好吧，”过了一会儿，爵士一本正经地说，“就让她住在这里吧。我们将尽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她在这里至少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跟同龄的孩

子做伴；二是有正规的老师教导她。”

“没错，”诺里斯太太嚷道，“这两点都很重要。再说，李小姐教三个孩子跟教两个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但愿我能多帮一点儿忙，不过，你也知道我尽力了，我可不是个怕麻烦的人。我会派南尼去接她，尽管这位女管家不在会为我带来不便。我想，妹妹，你可以让那个孩子住在靠近育儿室的那间白色小阁楼，那对她来说再好不过了，离李小姐很近，离两位小姐也不远，还靠近两个女仆，她们可以帮她梳妆打扮，你总不会要爱丽丝同时侍候两位小姐跟她吧？说真的，她不可能有更好的安排了。”

贝特伦夫人没有异议。

“希望她的个性够好，”诺里斯太太接着说，“能为拥有这样的亲友感到庆幸。”

“要是她的个性不好的话，”托马斯爵士说道，“为了我们的孩子好，就绝不能让她继续住下去。不过，没有理由这么悲观。也许她会有一些缺点，我们必须先设想她不懂事、见识短浅、举止粗俗。不过，这些缺点都并非不可克服——我认为这些对她的玩伴不会有危害。假如我的女儿比她小，我就会郑重考虑是否让她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生活，但实际上，她们三个相处，对我的女儿既无害，对她也有好处。”

“我也是这么想的，”诺里斯太太说，“今天早上我就跟我丈夫说过。我说，只要和两个表姐待在一起，那孩子就会懂事。即使李小姐什么都没教，她也能跟表姐学习。”

“只希望她别去逗我可怜的哈巴狗，”贝特伦夫人说，“我才刚说服茱莉亚别去逗它。”

“诺里斯太太，”托马斯爵士说道，“当三个女孩渐渐长大，还得烦恼如何在她们之间划清界限；如何让我的女儿能明白自己的身份，又不会瞧不



起这位表妹；如何让表妹记得她不是贝特伦家的小姐，又不会因此消沉。我希望她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绝不允许我的女儿对亲戚傲慢。然而，她们却不是一样的人，她们的身份、财产、权利和前途，永远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得帮助我们找出不偏不倚的方式。”

诺里斯太太表示自己很乐意。尽管她也认为这个问题十分棘手，但觉得将这件事交给他们夫妻，绝不会有多大的困难。

不难想象，诺里斯太太写给妹妹的信让普赖斯太太大为惊讶，她明明有许多英俊的儿子，他们却偏偏选了一个女孩。不过，她还是感激涕零地接受了这番好意，向他们担保女儿的性情、脾气都极好，尽管体型瘦弱了些。她乐观地认为，只要换个生活环境，孩子将会面目一新。真是可怜！她大概觉得自己的许多孩子都该换个环境吧！

## 第二章



历经长途跋涉后，小女孩平安抵达了北安普敦，在那里受到诺里斯太太的接待。这位太太认为自己最先接到她，又将她带到众人面前，不禁为自己的功劳得意忘形。

范妮·普赖斯刚满十岁，乍看之下没有什么可爱之处，但也没有令人厌恶的缺点。她的身型比实际年龄瘦小，脸上没有光泽，也没有引人注目的美貌。她的个性胆怯羞涩，不喜欢被人注意。不过，尽管她的仪态略显笨拙，却不粗俗，声音也很动听，说话时的表情也很好看。贝特伦夫妇热情地接待了她，托马斯爵士尽可能表现得和气，这件事让不苟言笑的他煞费苦心。然而，贝特伦夫人只须花费他一半的力气，说出他十分之一的話，或是和颜悦色地一笑，就能马上让这个孩子感觉到，她没有托马斯爵士那么可畏。

孩子们都在家，他们都很得体，并表现得高高兴兴，毫不拘谨。两个男孩分别十七岁和十六岁，个子比一般同龄孩子长得高，在小表妹的眼中就像个大人。两位小姐年纪较小，加上父亲一向对她们严厉，因此表现得有些畏缩，不像两个哥哥般泰然自若。不过，由于她们常与客人应酬，也听惯了称赞的话，已没有了天生的羞怯。她们看见表妹毫无自信，反倒更加自豪，很快就恢复从容，仔细地打量了她的脸庞和穿着。

这是令人称羡的一家人，两个儿子非常英俊，两个女儿也十分漂亮，而

且发育良好，比实际年龄还要早熟。如果是教育造成了他们与表妹在谈吐上的差别的话，这些特征又让他们与表妹在外观上形成了明显的差别。谁也想不到，表姐妹之间的年龄如此相近。实际上，二表姐只大了范妮两岁，茱莉亚十二岁，玛丽亚仅大她一岁。

小客人如坐针毡，她害怕所有人，又感到自卑，怀念自己原本的家。她不敢抬头看人，不敢大声说话，一说话就忍不住流泪。从北安普敦到曼斯菲尔德的路上，诺里斯太太一直灌输给她一些观念，说她三生有幸，应该万分感激、好好表现才是。于是，这个孩子认为自己不快乐就是忘恩负义，却不由得悲从中来，漫长旅途的劳顿更助长了这种情绪。托马斯爵士屈尊地关怀她，却无济于事；诺里斯太太苦口婆心地说她一定会当个乖孩子，也无济于事；贝特伦夫人笑容可掬，让她跟自己和哈巴狗一起坐在沙发上，还是无济于事；就连草莓馅饼也没能让她开心起来，她还吃不到两口，就眼泪汪汪地再也吃不下了。在这种时候，睡眠似乎才是她最需要的朋友，于是她被送到了床上。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范妮走出屋之后，诺里斯太太说道，“我一路上跟她说了那么多，还以为她会好好表现。我告诉她第一印象有多么重要，希望她不要耍脾气——她母亲的脾气可不小啊！不过，我们要体谅这个孩子，她因为离家而伤心也没什么不对，虽然那个家不怎么样，但终究还是她的家。她还不知道这里比她的家好了多少，不过，以后一切都会好转的。”

然而，范妮适应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速度比诺里斯太太预料的要长。她的情绪极度消沉，令人难以理解，也难以照顾。没有人想怠慢她，但是谁也不想刻意去安慰她。

第二天，贝特伦家让两位小姐放假，好给她们时间认识这位小表妹，陪她玩耍。结果并不怎么好。她们发现她只有两条彩带，而且从没学过法语，



贝特伦夫人笑容可掬，让她跟自己和哈巴狗一起坐在沙发上。

不禁心生鄙夷。她们表演拿手的二重奏，却发现她没什么反应，只好把自己不想要的玩具送给她，让她独自玩耍，她们自己则去玩当时流行的折纸花游戏，或是说浪费金箔。

无论范妮是否跟表姐在一起，无论在课堂、客厅，还是在灌木林，她都同样孤单。她对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感到惧怕。贝特伦夫人的沉默让她气馁，托马斯爵士的严厉令她害怕，诺里斯太太的劝说使她惶恐，两个表姐对她的身材和仪态的议论使她自卑。李小姐对她的孤陋寡闻感到纳闷，女仆也讥笑她的衣服寒酸。面对这些伤心的事，再想起过去和兄弟姐妹相处，以及被大家疼爱的日子，她那幼小的心灵便越来越沮丧。

宅邸的华丽让她惊讶，但丝毫无法为她带来安慰。这里的房间都太大，让她静不下心来。每碰到一样物品，都生怕把它碰坏；走起路来总是蹑手蹑脚，以免惹出什么事，还常常回到房里哭泣。当她晚上离开客厅时，大家都以为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没想到她却啜泣着进入梦乡，以此结束自己一天的悲哀。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没人能从她的文静中观察出悲伤。然而，有一天早上，她的二表哥埃德蒙发现她正坐在阁楼的楼梯上哭泣。

“亲爱的表妹，”他温柔地说，“你怎么啦？”说完就在她身边坐下，并努力地安慰她。他请她不要感到难为情，还劝她痛快地把心事都说出来。

“你生病了吗？有人骂你吗？跟玛丽亚、茱莉亚吵架了吗？功课上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帮你弄到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你办的？”

他问了许多，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不，谢谢你。”他仍然不停追问，当他一提到她原本的家，表妹终于泣不成声了。于是，他明白了她伤心的理由。

“亲爱的范妮，你因为离家感到难过，”他说，“这代表你是个好孩子。不过别忘了，你和亲戚朋友住在一起，大家都爱你，都想让你开心。我们去院子里走走吧，把你兄弟姐妹的事告诉我。”

追问之下，他发现表妹虽然跟兄弟姐妹感情很好，但其中最让她思念的

是威廉。威廉是家中长子，比她年长一岁，是她最亲密的伙伴，还是妈妈最爱的孩子。每次她闯了祸，他总是护着她。

“威廉不想让我离开，他说自己一定会非常想我。”

“不过，我想威廉会写信给你的。”

“是的，他答应会写信给我，但是要我先写。”

“那你什么时候要写呢？”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信纸。”表妹低下头来，怯生生地说道。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烦恼，那就交给我吧。你想什么时候写都可以。写信给威廉能让你快乐吗？”

“是的，非常快乐。”

“那就写吧。跟我去餐厅，那里什么都有，而且不会遇到别人。”

“但是，表哥，能帮我寄出去吗？”

“当然，和别的信一起寄过去。只要你姨丈盖上免费邮递的印章，威廉就不用再付钱了。”

“我姨丈！”范妮惶恐地重复道。

“是呀！等你把信写好，我就帮你拿给父亲盖章。”

范妮认为这么做有些冒昧，但也没有反对。于是，两人来到了餐厅，埃德蒙为她准备好纸，打上了横格。他的好心并不输她的亲兄弟，而那一丝不苟的作风或许更胜一筹。当表妹写信时，他一直守在一旁，为她削笔或是教她单词怎么拼。这些关心让表妹受宠若惊，而他对她哥哥的好意更是令她高兴不已。他亲笔写上了向威廉表弟问好的字句，并随信附了几个几尼。范妮激动得无以言表，但她的神情和几句平淡的言语却透露了一切，表哥看出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于是又跟她谈了一下，由此断定她有着一颗温柔亲切的心，以及想要示好的强烈愿望。他发现她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羞怯，因此更

需要大家的关心。于是，他打算设法减少她对人们的惧怕，特别是劝她与玛丽亚和茱莉亚一起玩，尽可能过得开心一些。

这一天之后，范妮变得自在多了，她感到自己有了一个朋友。埃德蒙表哥对她相当关心，使她跟别人相处时也变得开心起来。这个地方不再那么陌生了，这里的人也不再那么可怕了。即便她对一些人仍然畏惧，但已逐渐了解他们的脾气，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她起初那些令人不安，尤其是令自己不安的特质，都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她不再害怕见到姨丈，听到姨妈的声音也不再胆战心惊。两个表姐有时也愿意陪她玩了，虽然由于年幼体弱的缘故，她还不能跟她们形影相伴。但当她们的游戏需要第三个成员，尤其需要一个听话的成员时，当姨妈问起她有什么缺点，当埃德蒙请她们好好照顾她的时候，她们不得不承认：“范妮是个性格好的女孩。”

埃德蒙总是对她很好，汤姆也没有招惹她，顶多逗她玩玩，这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来说再平常不过。他刚进入社会，朝气蓬勃，具有长子特有的洒脱，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为了享受的。他对表妹的关心符合自己的身份和权利，一面送给她一些漂亮的小礼物，一面又取笑她。

随着范妮笑逐颜开，托马斯爵士和诺里斯太太对自己的慈善计划越来越得意。两人很快得到共同的结论：这个孩子虽然不算聪明，但是性情温顺，不会为他们增添多少麻烦。觉得她笨拙的还不只有他们，范妮会读书、编织、写字，但其他才艺却未曾学过。两个表姐发现，有些事她们早已熟悉了，范妮却一无所知，因此认为她愚不可及。最初的两三个星期，她们不停地把这些新发现带到客厅里去汇报。

“亲爱的妈妈，你想想，表妹连欧洲地图都认不出来。她说不出俄国有哪些主要河流；她没听说过小亚细亚；她不会分辨蜡笔画和水彩画！多奇怪呀！你有见过这么蠢的人吗？”

“亲爱的，”她们体贴的姨妈说道，“这很糟糕。不过你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像你们那么懂事、那么聪明呀。”

“可是，姨妈，她真的什么也不懂！你知道吗？昨晚我们问她，要是她想去爱尔兰，会选择哪一条路，她回答要去怀特岛。她的心里只有怀特岛，还把它称为‘那个岛’，好像世上再也没有其他的岛一样。我敢说，我在比她还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很多事，要不然就太丢脸了。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现在还一无所知的东西，我就已经懂了很多了。姨妈，我们按照顺序背诵英国国王的名字、他们登基的日期，以及他们在位期间发生的事件时，那已经是多久前的事了啊！”

“是呀，”另一个女孩接着说，“还有古罗马皇帝的名字，一直背到塞维鲁。还有许多异教的神话故事，跟所有金属的名称、半金属的名称、行星的名字以及杰出哲学家的名字。”

“的确，亲爱的。你们有很好的记性，而你们可怜的表妹可能什么也记不住，但记性就跟其他的事一样，每个人都有所不同。因此，你们应该体谅你们的表妹，包容她的缺陷。要记住，即使你们懂事又聪明，还得保持谦虚。尽管你们已经明白许多事，却还有更多事需要学习。”

“是的，我知道在我十七岁前还有许多事要学习。不过我还得告诉你一件跟范妮有关的事，既奇怪，又愚蠢。你知道吗？她说她既不想学音乐，也不想学绘画。”

“毫无疑问，亲爱的，这的确很愚蠢，表示她没有天分，也缺乏上进心。不过认真考虑的话，我认为她不学也好。虽然你们的爸妈是按照我的主意才收养了她，但完全没有必要让她和你们一样多才多艺。相反地，应该有一些差别。”

诺里斯太太就是这样教育两个外甥女的。尽管她们天资聪颖，小小年



纪就懂得许多事情，但在自知、宽容、谦虚等方面却十分欠缺。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良好的陶冶，唯独个性和气质例外。托马斯爵士也不了解她们的短处，虽然他热切地期盼她们品学兼优，但在他拘谨严肃的外表面前，她们根本活跃不起来。

贝特伦夫人对两个女儿的教育更是不闻不问。她没有工夫关心这些事情，只是整天穿戴整齐地坐在沙发上，做些无聊的针线活儿，既没用处又不美观。她对孩子还不如对哈巴狗关心，只要她们不找她的麻烦，她也就放任她们，大事由托马斯爵士做主，小事由她姐姐做主。即使她有更多的时间关心两个女孩，她也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她们有保姆照顾，还有家庭教师指导，用不着其他人去操心。

至于谈到范妮在学习上的愚钝时，“我只能说，这真是不幸。不过有些人天生就笨拙，除了范妮自己用功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个可怜的小东西除了笨拙之外，倒也没什么缺点。我发现，叫她去送个信，或是拿个东西时，她总是非常灵巧，非常利落”。

尽管范妮有着愚昧、胆怯等缺陷，还是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住下了，并渐渐把对家中的依恋转移到这里。她和两个表姐一起生活，日子过得还算快活。玛丽亚和茉莉亚本性并不坏，虽然她们经常让她难堪，但她觉得自己不该要求过高，因而并不伤心。

贝特伦夫人每年春天都会去伦敦的宅邸住上一阵子。大约从范妮来的那時候开始，由于她健康欠佳，加上懒散，便放弃了城里的宅邸，完全定居在乡下，让托马斯爵士独自履行在议会的职责，至于她不在身边时，爵士过得好不好，她就无心过问了。于是，两位贝特伦小姐继续在乡下学习知识，练习二重唱，并长大成人。她们的父亲看着她们出落得亭亭玉立、多才多艺，也感到称心如意。他的大儿子是个无所事事、挥霍无度的人，